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
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臥起公卿

皆因關說

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駿儀貝帶

師古曰以駿儀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儀即鷲鳥也

駿音峻儀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宋祁曰注文駿儀下疑有鳥字

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

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

師古

音曰媽偃

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

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

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稅侯

金賞

師古曰稅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

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

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

師古

曰勅整也

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舩為黃頭郎

師古曰濯舩能持濯行舩也土

勝水其色黃故刺舩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

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師古曰衣

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剛

覺而之漸臺

師古曰覺謂寢

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師古

曰默而視之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師古求所夢者

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尊幸之日

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

劉歆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

如通家遊戲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技能不能

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

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

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上嗽吮之

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吮音自充反

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

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使太子齧癱

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

客反○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

太子齧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

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

及文帝

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

師古曰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塞者以障塞為名微者取微遮之義也微音工鈞反

下

吏驗問頗有遂

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

竟案盡沒入

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採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顧庸

直之私

長公主賜鄧通

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

吏輒隨沒入之

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

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

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

一錢○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長字給字上疑有且字食也也字當刪

竟不得名一錢寄

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

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

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
宋祁曰注文自字疑作

已字注未
當有也字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師古
曰擬

也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

天子車駕趨道未行

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

先使媽乘副

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旁

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

媽驅不見既過江都

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

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

入宿衛比韓

媽太后繇此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

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

以

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

遂死媽弟說亦愛幸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

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

師古曰雒字或作頽

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

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樂人也

延年

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女弟得幸於

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

興天地諸祠

○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欲造樂令司馬相如

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宋氏校

本云景德本承作承又一本無新字

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將韓嫣

師古曰埒等齊○宋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
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

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

上遂誅延年兄

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衛青

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

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

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

○宋祁曰浙本無事字

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

人無外黨

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

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

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師古

曰詭違也違道之辯

○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

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

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

關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

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
在君側故云應古

元帝

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

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

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

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

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
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

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

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

何纍纍綬若若邪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言其兼官據

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

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逵

師古曰逵音千旬反

脩

敕宜侍帷幄

師古曰敕整也

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逵請問言

事上聞逵言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罷逵歸

郎官

劉敞曰郎宜作故

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逵兄大鴻

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度

也過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

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

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

師古

日間音工竟反

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

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

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

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

過私小臣屬任以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

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

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任天下之怨

師古

曰任猶當也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

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

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師古曰賂遺謂

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

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

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

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

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

疾

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力元

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

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

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

師古曰滿

讀曰邁音悶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

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

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

宋祁曰孺越本作鴻校本作孺

魏郡元城人也少以

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

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幸會大將軍

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以長屬託太后及帝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

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

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

語東宮

師古曰主猶專

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

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

海內

師古曰罷讀曰疲

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

師古

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今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

師古曰康安也

其賜長爵關內侯

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

賂遺賞賜亦系鉅萬

師古曰系古累字也其下亦同

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

嬪為龍雉思侯夫人

晉灼曰嬪音靡

寡居長與嬪私通因取為

小妻許后因嬪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

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

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

師古曰嫚

褻汙也易輕也易音弋歧反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

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

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

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

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

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
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

具言其辜過根怒

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

趣白東宮

師古曰趣
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師古曰
佚讀與

逸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
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

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

侍中奉兩宮使親密

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

紅陽

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

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

師古曰嗣

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

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

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

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

長定宮

師古曰侮古侮字

謀立左皇后辜至大逆死獄中妻子

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

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

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

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

師古曰酺音蒲

後酺有臯莽

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

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於天子近音其斬反

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

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

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

二歲餘賢傳

漏在殿下

師古曰傳漏奏時刻

為人美麗自喜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哀帝望

見說其儀貌

師古曰說讀曰悅

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

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

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系鉅萬貴震

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裯

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裯古袖字

○宋祁曰裯字上當有衣字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寤之寤也音工效反

不欲動

賢廼斷裯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

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

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

若吏

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

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儀

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

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

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

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

天子之制
度者也

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

師古曰
檻謂軒

關之板也綈厚
繒也音徒美反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

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

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

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
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鏤要
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鏤
鏤。宋祁曰柙字下當有皆字 又令將作為賢起家

瑩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

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
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

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杳愚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

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

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

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

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

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

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

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

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

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

師古曰竊

也益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

祭祀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闕結謀

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

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

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

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

而

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

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朕以恭

皇后故不忍有云

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

將軍位尊任重既

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

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

又不深疾雲

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

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

反痛恨

雲等揚言為羣下所究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

師古曰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

哉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

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

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

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

羊傳曰季子殺凡何善爾誅不得避凡弟君臣之義也
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朕閱將軍陷於

重刑故以書飭

師古曰飭與勅同

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

相比

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

今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

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

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
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為明是
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
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
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

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

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

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

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

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

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

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

○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

單于怪

賢年少以問譯

師古曰傳語之人也

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

大賢居位單于廼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

既下車廼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

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師古曰是侔等也

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

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

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

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

○劉放曰多欠字

病免

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為賢

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

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

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

邪

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

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迺還

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

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後上置酒麒麟殿

師古

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

側上有酒所

師古曰言酒在體中

從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賢字

下當有而字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

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

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左右皆恐

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

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

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

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

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

賢頓首幸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

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

宮殿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
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賢不知所為詣闕

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

師古曰
即就也

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

師古曰菑
古災字

元元蒙辜

師古曰
蒙被也

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師古
曰更

歷也音
工衡反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

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

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

師古曰謂發
冢取其棺柩

也詎驗
也音軀

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師古曰風讀曰
諷光孔光也

質性巧

佞翼姦以獲封侯

師古曰翼進也

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

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費

以萬萬計國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

師古曰言不敬

天子使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

過乃復以沙畫棺

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雕畫也

四時之色左蒼龍

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

反喚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

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

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第

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

縣官斥賣董氏

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詎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

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

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

○劉敞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

字封侯而王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

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

闕脩善

謹勅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闕子補吏至墨綬

卒官蕭咸外孫云

○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

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

師古曰言

本不以德進

錄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

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

師古曰釁謂間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

曰撓弱也
音女教反

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

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古師

曰殆也

前漢書卷九十三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鄧通傳鄧猶登也○按史記無此四字

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注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
謂之徼○胡三省曰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武攘匈
奴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徼也朝
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曰徼也師
古殆未深考歟直言徼以要遮為義豈不簡而明乎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

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
獫音險粥音弋六反

居于北邊隨

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

驢羸馱駟駮驢奚

師古曰素佗言能負素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駮駮馬也

生七日而超其母駮駮馬類也生北海駮奚駮駮類也佗音徒河反馱音決駮音提駮音桃駮音塗駮音顛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

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

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菟

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

師古曰言

無米粟惟食肉

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

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師古曰人習之

其天性也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

利則進不

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

西戎

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

邑于豳

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

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

讀曰甫

亶父亡走于岐下

師古曰岐山之下

豳人悉從亶父而邑

焉作周

師古曰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

師古

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
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
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
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
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
本犬種也故字從犬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

邑復居于鄴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師古曰北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

以時入貢名曰荒服

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

師古曰穆王成王孫

康王子也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

作呂刑之辟

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

至穆王之孫懿王時

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

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

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

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

出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狁既去

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

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子申侯怒而與吠

戎共攻殺幽王子麗山之下

師古曰麗讀曰驪

遂取周之地鹵

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

王去鄠鎬而東徙于雒邑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當時秦襄公伐

戎至邽

師古曰邽古岐字。劉敞曰當字下宜有是字

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

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師古曰釐讀曰

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

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師古曰襄

王惠王之子

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

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

王嘗處之
因號襄城

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

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
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

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

曰今伊關南陸
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於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

年廼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廼與師伐
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邑當是時秦晉為疆國晉

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囿三倉
作園地理志園水出

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傳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

謂漆

號曰赤翟白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翟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而秦

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繇諸畎戎

狄獮之戎

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繇諸道及獮道是也

源音桓在岐梁涇漆之北

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

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

服虔曰烏桓之先也

後為鮮卑

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

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

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

臨胡貉

師古曰貉音莫伯反

後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

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

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

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

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

師古曰昭王母也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

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闕為塞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傳。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為句。

而置雲中

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

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

與荆軻刺秦

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師古

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如淳曰燕

秦趙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有

罪謫合徙戍者令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

谷可繕者繕之

師古曰繕補也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

據陽山北假中

師古曰北假地名

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師古

曰氏音支

匈奴單于曰頭曼

師古曰曼音莫安反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

者皆復去

師古曰適音謫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

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太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閱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闕氏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

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

曰鏑音矯鏑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

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

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
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
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
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
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
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
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謂冒頓曰欲得頭
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

勿子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

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

也甌音一侯反
脫音土活反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

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

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

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白羊河南王

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

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闕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

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

師古

曰罷讀曰疲

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師古曰控引也

控弦言能
引弓者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

分離尚矣

師古曰
尚久遠

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

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

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

師古曰孛音力全
鞮音丁奚反

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蘇林曰撐音掌距之
掌師古曰音丈庚反

匈奴謂天

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師古曰谷音鹿
蠡音盧奚反

左右大

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

屠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

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

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

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

上谷以東

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劉攽曰以東屬下句

接濊貉朝鮮右王

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

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

劉攽

攽曰衍國字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

百長什長裨小王

師古曰裨音頻移反。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

相都尉

當戶且渠之屬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諸長少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

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

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會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

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遠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服虔曰刃

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搥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軋謂輾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坐者以

左為尊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

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

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

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趨利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

善為誘兵以包敵

師古曰包包裹取之

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葷

之國

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
昆反窳音弋主反華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

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

雪

師古曰雨
音于具反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

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

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師古

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

師古曰駝青馬也驪深黑

騂赤馬也駝音危騂音先營反

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闕氏

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

闕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夫外捍從解圍之隅角直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

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

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豨反

與韓信合謀

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

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

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

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

翁主為單于閼氏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

歲奉匈奴絮繒

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

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

師古曰寢漸也

廼為書使使遺

高后曰孤債之君

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

生於沮

澤之中

師古曰沮浸濕之地音子豫反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

師古

曰虞與娛同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

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宋祁曰越本無平字

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

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

師古曰穀張也音工豆反

今歌噲之聲未絕

傷痍者甫起

師古曰噲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

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且匈奴

何與得失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

恐懼退日自圖

師古曰圖謀也

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

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

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

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

曰未嘗聞中國禮義

宋祁曰晏本無嘗字

陛下幸而赦之因獻

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

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

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

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

往來入塞捕殺

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

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

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各反

勢與

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師古曰上郡之縣也

遣

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

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

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

漢邊

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告單于也

聽後義盧侯難

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

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

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漢以其故不

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

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

故罰右賢

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

滅夷月氏

師古曰夷平也

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

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

師古曰皆入匈奴圍也揭音丘列反

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

虜淺奉書請

師古曰虜音火姑反

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

師古曰騎

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

師古曰舍居止也

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

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

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

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

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

工洽反 比踈一

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踈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

一黃金犀毗一

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

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絁綠

繒各四十匹

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絁厚繒也音徒奚反

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號

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

主為單于闕氏

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

翁主

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郎反說讀曰悅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

必我也為漢患者

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

漢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于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衆也

其得漢絮繒

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師古曰視

讀曰示下皆類此

得漢食物皆去之

師古曰去棄也音止呂反

以視不如重

酪之便美也

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澶其音則同

於是說教單于

左右

劉攽曰說當作施鏡反

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

師古曰說者舉中行

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

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

師古

曰倨慢也
驚與傲同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

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

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

師古曰而汝也飲
音於禁反食音似

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關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

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

師古曰穹廬旃

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

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

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

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

一國

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

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

益踈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

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

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言忠信

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勿反

夫子

耕桑以求衣食

師古曰力謂竭力也

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

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

師古曰罷讀曰疲

嗟土室之人顧無

喋喋佔佔冠固何當

師古曰嗟者嘆慙之言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

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

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

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

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

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

日夜教

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

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服虔

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

使騎兵入燒回中宮

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

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

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

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將軍

師古曰遼古速字

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

師古曰慮音廬

東陽侯張相如為大

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

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

大發

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

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

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廼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

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

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

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

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

安俱無暴虐今聞滌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滌音滌水之滌邪惡不正之

民師古曰滌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

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

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

從也
用也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

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

匈奴處北地

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蘖金帛綿絮它物歲有

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

師古曰和樂貌

獨朕與單于為之父

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

之驩

師古曰細故小事也

朕聞天不願覆地不偏載

師古曰頗亦偏也普何反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捐棄也。劉敞曰衍也字

墮

壞前惡以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

使兩國之民若一

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

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蠕蠕動貌跂音啓喙許穢反蠕人充反○宋祁曰注文

啓字越本作岐字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也音止呂反

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

單于毋言章尼等

師古曰背單于降漢者

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

師古曰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單

于留志天下大安

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師古

曰言更不負約

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

緣邊亦各堅守

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

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漢兵亦罷後歲餘文

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

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

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

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

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聶翁壹

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

閒闌出物與匈奴交易

孟康

曰私出塞交易

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

師古

曰伏兵而待單于也

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

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

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音下孟反

單于得欲

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

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

具告單于

劉攽曰迺下具告單于作一句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

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

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

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聞單于還兵多

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闕市者漢財物

師古曰者讀曰嗜

漢亦通闕

市不絕以中之

師古曰以闕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

自馬邑軍後五歲之

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闕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

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

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

得廣廣道亡歸

師古曰於道上亡歸

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

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

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

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

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

劉放曰行之字

匈奴

遁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

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

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

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辟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

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于單于亡降漢漢封於單于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

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

師古曰共

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

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

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

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

師古曰仍頻也

擊匈奴得

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

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

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晉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

單于時特也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

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

介讀如本字

單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

師古曰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

音工堯反

毋近塞

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

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

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

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

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夏票騎

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

有一

誤 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

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

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

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

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

在食貨志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劉敞曰西當作而明年春匈奴入

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

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

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

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馬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

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師古曰約謂為期要

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

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

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

不能與漢兵

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

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

古曰寘音徒千反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卷九十四上

二十六

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

朔方以西至令居

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

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

初漢兩

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

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

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

師古曰請才性反

漢使敞使於單

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

曰苴音子餘反武紀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

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諷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

以何事而來

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

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

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師古曰但空也

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

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法

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

師古曰以墨黥面也

王

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

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

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

師古

曰濊與穢同亦或作葦

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

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

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

而

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

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彊音其兩反

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廼坐穹廬外

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

師古

曰反連也

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

當盡也幾音居豈反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

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

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楊信

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

師古曰調古諂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

見天子面

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

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

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

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廼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

師古曰特

也但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

漢邊漢廼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

備胡

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

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

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

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

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

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

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

城

師古曰
杆音于

其冬匈奴大雨雪

師古曰雨
音于具反

畜多飢寒死而

單于年少

劉攽曰
而改兒

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

殺單于使人間告漢

師古曰
私來報

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

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

師古曰來兵
言以兵來也

初漢聞此言故築

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

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

師古曰以迎
左大都尉

期至浚稽山而還

師古曰浚音俊稽
音難在武威北

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

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

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
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
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
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
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少匈奴廼立其季父烏
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鈎是歲太初三
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
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胸師古曰廬胸山名也胸音劬而使

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

師古曰說讀曰悅
伉音抗即衛青子

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

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

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

文擊救

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
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

盡復失其所得而

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

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

師古曰且音子余
反鞮音丁奚反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

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師古曰遺

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

大之

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譖而亨殺于周故襄公

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

于廼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師古

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

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

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漢兵物故什六七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漢又使因杆將

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

博德

○宋祁曰博舊本作萬校本改作博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

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即上韓說也

因扞將軍敖將騎萬

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

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七

所得因扞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

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

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

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
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
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
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
音揮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
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

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

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

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邨邨居水

師古

曰邨至也音丁禮反邨音之日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

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師古曰且音子

余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

也邪音似嗟反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

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

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闐陵侯

將兵別圍車師

師古曰闐讀與開同

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

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

軍於夫羊向山狹

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向山西山也向音鈞

貳師遣屬

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

氏能胡
誑者

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

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
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
復欲降匈奴不可得

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

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
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

漢軍殺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

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電以
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眊

音息隨反輝音輝多字當為朋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

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

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斬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

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

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

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

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妻

師古曰闔讀與開同

歲給遺我糞酒

萬石稷米五千斛

師古曰以蘗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

雜繒萬匹它如

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

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

使者曰然廼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

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

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

使者三歲廼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

闕氏病

師古曰單于之母也

律飭胡巫

師古曰飭與教同

言先單于怒曰

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師古曰以祠社

今何故不用

宋

祁曰越本無今字

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

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

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未殺匈奴中亦種黍稷

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

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

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墜殯

罷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墜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

自單

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

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謂

悉皆附之

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

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

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

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

使者言欲和親

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

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

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也

後

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

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

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

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

能守城是遺漢糧也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

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

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

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

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

並入邊為寇

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

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即西北

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

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

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

以備

奔走

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

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

常使左右風漢使者

師古曰風讀曰諷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

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

年單于使犁污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

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

後無幾

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右賢王犁污王四千騎分

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

張掖太守屬國

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

騎士射殺犁污王

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

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

匹因封為犁污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

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

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行攻塞外亭障略

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塗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

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

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

邀擊之

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

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為烏桓間數犯塞

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

今匈奴擊之於

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

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

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

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

擊烏桓

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遯匈奴不及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

師古曰為

匈奴所中傷

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

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不

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

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

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

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

仇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師古曰仇音古浪反

遣御史大夫田廣明

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

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

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

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

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

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羸走毆畜產遠遁逃

師古曰犇古奔
字改與驅同

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

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

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

師古曰烏員
地名也音云斬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

師古曰候山
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鹵馬牛羊

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

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

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

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

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
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
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
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
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
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
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
進

進

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

皆下吏自殺擢

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

獲單于父行

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

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

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

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怨烏

孫其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

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師古曰令音零

烏桓入其東烏孫

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

以餓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

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

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

當

師古曰當者報其直

茲欲鄉和親

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

而邊境少事矣

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

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

大闕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闕氏顓渠闕氏父左大

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

百姓

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

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

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

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

塞獵相逢俱入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

行未到會三騎亡降

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

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

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

將五千騎分三隊

師古曰隊音徒內反

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

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

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

西噉居左地者

孟康曰噉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噉音奴獨反

其君長以下數

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

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

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

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

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

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

師古曰奧音郁韃音居言反

與左大將

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

盜匈奴

師古曰比頻也

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

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

師古

曰旁音步浪反

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

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

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
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
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

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

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

師古曰郝音呼各反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
堂為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

師古曰胸音勅

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鞮單于立復修和親

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

師古曰酋音材由反

單于初立凶

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

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

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柁既不得立

師古曰柁音先

安反又音所姦反

亡歸妻父烏禪幕

師古曰禪音蟬

烏禪幕者本烏孫

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

單于以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

師古曰長

衆為之長帥

日逐王先賢禪

宋祁曰禪當作禪

其父左賢王當為單

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
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鞬單于有隙即
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
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又殺先
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
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
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
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

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
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
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至姑且水北

師古曰且
音子余反

未戰握衍朐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

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

師古曰若汝
也其下亦同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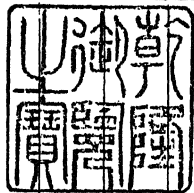
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

我

師古曰言於汝
所居處自死

握衍朐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
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匈奴傳上左右谷蠡○史記谷蠡下有王字

善為誘兵以包敵○包敵史記作冒敵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按渾窳史記作渾庾丁零史記作丁靈本傳後文又作丁令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三十史記作四十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史記無鴈門二字

孤憤之君注如淳曰憤仆也○顧炎武曰憤如左傳張

脉債興之債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淳說非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云云○臣召南按韓王

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于平城高祖七年事也若陳豨之反于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二字係史記傳寫之訛

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注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臣召

南按回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過回中宮即此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以下文証之則在雍明矣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注云云○

臣召

南按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据後文則造陽之北凡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即古之造陽

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注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

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臣召南按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即此余吾水也

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注師古曰秦時有人云云。○顧炎武曰顏注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

為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
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
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
人亦謂中國人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